

愉悅性世界

何春蕤

書評者在〈美麗「性」世界？〉文中不斷覆誦性愛世界的「爾虞我詐，輸贏勝敗」以及女人內心的脆弱掙扎，這實在是多餘的。這不但是因為衛道之士早已說過千萬遍類似的警語，更因為豪爽女人比誰都清楚這些權力糾葛，複雜危險；她們不僅已經在無數性愛遭遇中「親身經歷」（而非耳聞或想像），而且，不同於保守女人的害怕危險，豪爽女人向禁忌的邊緣挺進，追求在危險中營造更大的愉悅，因為——愉悅本來就來自踰越的危險情境。那些喜歡玩各種性冒險、喜歡在公眾場所做愛、喜歡不倫性愛（由同性戀到通姦），喜歡S/M的女人，正是經驗過愉悅高度的人。不好此道的人當然只見冒險，不見愉悅。

可是，即使最保守的人也應該支持豪爽女人的性解放運動。因為透過性解放運動開發出來的自在自得論述空間，和反省、研究、開發、實驗的女人集體實踐，情慾愉悅的各種道路才得以成為公眾資源，甚至為那些呆滯僵化

的婚姻關係提供情慾想像的材料。壞女人有空間，好女人才有選擇和要求，才有提升情慾品質的本錢。

書評者說得對：「性解放這塊新領土若沒有新的道德與社會秩序進駐其間，這片空間馬上就會被現成的、最惡質的性剝削所佔據。」目前資本主義商品文化就正在舊的遊戲規則之下逐步創造性愛的新領土。但是性愛的遊戲規則總是由場中折衝征戰的玩家來設立的，女人如果不進場挑戰規則，改造規則，難道要在邊緣上守到自己終究進場之時才來按照別人既定的規則玩？即使自己不要進場，但是如果已經有豪爽女人在場中衝刺，女性主義者難道不應該拚起全力為她們提供彈藥戰略，突破現有局勢？

書評者批判豪爽女人為性而性，事實上，豪爽女人談的大起大落的戀愛絕對比保守女人多樣而激烈，並且「無所保留」。即便如此，為愛而性也無特別可取之處，我們周遭無數女人為了愛，任由丈夫或男友使用身體，而全無愉悅可言，甚至為愛而啞口不敢怨，這些有愛的性對女人而言又有什麼建設性？

豪爽女人當然有苦笑、有自卑、有洩氣的時候，誰沒有？但是比起那些

戒慎恐懼、精打細算、不敢進場的女人，豪爽女人至少勇往直前的親身營造「美麗性世界」。有點烏托邦？當然！哪個社會運動不建基其上？正如女性主義者也明白姐妹情誼虛幻難求，美麗的兩性平權世界可望而不可及，但是她們仍是奮戰不懈地為改造女人處境而拚。誰有資格猜疑她們「優雅從容的表象下是逞強好勝以及真實自我的疏離」，誰有權利要她們退卻放棄？

（1994年10月20日中國時報）